

文

通

文通卷之二

明黃岡朱峯宰咸一父著

史法

鄭書

自古史之爲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定爲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

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
正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刪次漢魏諸史
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別
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章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
爲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
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
足紀故寧略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隋書
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
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爲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刊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謹嚴袞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

安得比於春秋哉。

傳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旣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狗元之、王邵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旣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

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於魯悼列爲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卽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苟衰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

古史記

作不復

存策書

之體若

為者著

母通典

春秋初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剏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

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於莽誅爲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剏造

漢書

皆准子長第改書爲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
曰記曰志，體製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
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
探尋易爲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旣散之餘，所爲祖述者，惟左氏、班
氏二家而已。

史系

尚書

國史明乎得失之是。非黃軒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顚顚，得而渺失，沮誦終古之所紀，不可得而聞矣。其著見于今者，則自二典始。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

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起于魯隱，絕筆于獲麟，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字，紀二百四十二年，遺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寶書。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左丘明受經于孔子而爲之傳，或先經。

左傳

文獻

卷之十一

史系

五

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
異隨義發例而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
見焉更篡異同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
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
列時事上自黃帝迄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變編年之體爲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
差不明爲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
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六幅爲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
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
六千五百字，謂之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
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有錄無
書，元成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
者列傳。張宴以爲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今雜於書
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
馬之書既出，後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氏父

子以爲漢承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自太初後未善也故採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帝終於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二年大抵仍司馬氏爲十二紀八表七十列傳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較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較又

漢紀

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待詔馬續所作古今人表頗不類本書是爲前漢書云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莹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宜城太守范曄采爲十紀八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窮覽舊集刪煩補略爲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史補注三十卷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魏典魚豢典略張

書
後漢

三國志

晉書

勃吳錄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略員半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晉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中書郎裴松補注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玄齡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太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梁

南北
史

宋書

沈約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河東裴子

野又刪爲略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較

南齊書

定政和中頒之學官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

梁書

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較定梁書五十六

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

陳書

梁史官察之子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

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簡繼

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較定後

魏晝

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一列傳十二志

後魏書

北齊書

十宋劉恕等較定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較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其它各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閣燕志劉炳涼書裴仁景秦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

隋書

南史

南史八十卷

北史

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
北史百卷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

晉唐

四十二年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
稱南北史唐自高祖至於武宗有實錄後修爲書劉
煦所上者是已而猥雜無統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
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
本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二十卷至乾德以
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峘復隨紀志傳
後增緝成之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慶曆中復詔

新唐書

卷之三

卷之三

史系

乙

宋史
立代更

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曾公亮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是爲新書。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史。宋初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茭爲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新舊之目。而舊書多不列學宮。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謀始會憂去，不克。淳熙中洪邁合九朝爲一，三十餘卷。祥符中王旦亦曾撰兩朝史而不傳。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

修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

遼史

金史

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卷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

元史

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

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已上三史皆元所修

也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

十三卷目錄二卷共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
學士宋濂等奉勅修是爲正史

史家流別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
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
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粵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
安陸紀姚梁之後略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
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已傳
是謂小錄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
求諸國史最爲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

來作者刪削之資矣。

鄉部
逸事

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爲之。則殼亂難據。世有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詞。徒驚愚俗。甚哉其弊也。

贊

劉義慶有世說。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錄。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謔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穢狎鄙穢。出自床第。徒在紀

錄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史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止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

劉向

雜記

之錄孝子謂之別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志怪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干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荊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羅舍湘中是也厥若朱贛所採決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

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

薄都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謂都邑簿者也。夫宮闈陵廟之矩矱必明，門觀街廛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及其論棟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朴，皆以叙事爲宗，抑亦史之雜也。旣別出名目，不復編於此科。

評史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筆焉。五
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無徵。庶幾盡矣。秦
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
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甚矣。史之不易。
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天下後世之心爲一。
人之心不可也。以一人之心爲天下後世之心。蓋難
乎。其人也。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古者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有太史以職簡。

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有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盟主。盟主衰而分寄于列國。呂政墮天蔑史。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内外小史之職混矣。然史與經異。經不敢續。以道在也。至於史一代缺而一代泯如也。一郡國缺而郡國泯如也。彼其論三代也有不尊稱。

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
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乎。周之季，有不尊稱春
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乎。
二漢而下，有不稗官晉齊諸六代期期唐書無宋史
而夷穢遼金元者乎。然一展卷而于六百年之人若
新，而其跡若臚列也。是史之不可缺也。史凡二家編
則左爲最。紀傳則馬遷爲最。左之始末在事。遷之始
末在人。重在事。則東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略。而
不徧。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苦

於。繙。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
成。一。代。之。業。可。矣。說。者。謂。史。記。以。五。十。餘。萬。言。敘。二。
千。四。百。年。之。事。簡。矣。而。漢。書。乃。以。百。萬。餘。言。敘。三。
百。二。十。五。年。之。事。何。繙。也。不。知。固。之。不。能。爲。遷。也。猶。史。
之。不。能。爲。經。也。以。純。駁。論。不。當。以。繁。簡。論。也。苟。悅。法。
左。而。袁。宏。繼。之。其。華。寔。亦。略。相。當。矣。然。譏。苟。者。王。命。
之。載。忽。以。東。都。採。居。西。京。三。國。乞。米。于。佳。傳。難。辭。粥。
筆。之。辜。修。怨。于。髡。鉗。漢。而。稱。蜀。未。免。怨。望。之。嫌。晉。書。
雜。取。語。林。世。說。幽。明。搜。神。詠。諸。神。怪。犯。不。語。之。經。夫。

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此何異魏朝之撰
皇覽。梁世之修通略耶。務多爲美。博聚爲工。雅取悅
于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宋書失于限斷。好爲奇說。多
誣前代。至于創志符瑞。尤爲不經。南齊喜自馳騁。天
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更改破
析。刻彫藻繪而其文益下。陳梁二書歷三世。父子
更數十年而後成。遲久不顯。遭遇亦有時也。魏書多
諛少平。臧惡沒善。黨北朝。貶江左。信穢史也。北齊類
例不一。議者少之。周書先多抵牾。後務清言。謂之實

錄則吾豈敢隋書之成號五代志雖該南北兩朝而治棼理糾了然在目又天文律曆五行成于淳風用當其才千古稱快南北史刪略補缺頗汰蕪冗第其述妖兆祥謠讖亦抑晉書之魯衛矣舊唐成于五代氣陋法乖論贊靡麗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而新書不出一手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太略猶不失爲簡古至列傳字多僻澁識者病之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五代譽之太過軒于史記此宋人自尊本朝人物耳不知史記自左氏而下罕

所伉儷。其獨冠群籍者。亦由粹左國國策。世本及相如方朔之文以爲楨幹。而又加之以扛鼎之筆。歐陽自視于史記。何如哉。宋史百萬言。自謂詞之煩簡。以事聞之。今古以時。固矣。然可恨者。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頓異。由修之者非一手也。古之史法。蕩蕩澌滅矣。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持筆。而門人一詞莫贊。三傳各以意什經國語。世本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而下。十七代之書。亦皆

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戶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自東漢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于後葉。唐史司記一事，載一言，皆閻筆含毫，子玄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宋史一書，其寔類此元所壞者，宋一代耳，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

中國嫁禍斯文可重嘅已。元史冗爛朝報也。如完者都。完者拔都。名止多一字。履歷無復大別。惟敘事小有詳略。當是一人化身。前史淺謬。未有若此者也。故曰金史尚有法。宋遼遠不及也。愚於元史亦然。要之固譏遷。勰譏固。子玄譏衆史。柳燦譏子玄。雖曰詆訶。實則鼓吹參寥。千載木難不其然乎。

史官建置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自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之職殆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姬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胡母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

上以司馬談爲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作爲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馬遷既歿後之續司史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又徵楊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

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克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共作漢記和帝永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廷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續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記始成而華嶠又刪定爲後漢書魏氏都鄴黃初好文尚書衛紀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作郎

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爲秘書。而仍領著作者。若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繹。爲撰

史學士又有劉渢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朝元
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爲史官洛京之末則綦雋山
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
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邵魏澹
諸葛穎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
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
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
子臨軒侍立玉堦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
命退而錄之以爲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最

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
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共編
爲實錄實錄者錄一帝之事蓋始於梁云若令狐德
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
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秘書
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監修
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宮初
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領而
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寶敬播之

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妾妍媚判焉韋執誼又奏
令史官撰日曆月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
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
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圖籍之
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
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
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
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
仁宗重史事勅宰相爲提舉參政樞副爲修史其同

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校及京官爲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爲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侍從官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爲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卽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充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爲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較閱當是之時專史職

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壽淇邁修五朝史，皆奉京
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石文殿
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爲史官，又增檢討官三
員，以卑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
召以爲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
命王鵠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
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偏任國
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 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爲起居注二年，詔修元史，以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
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
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菴謝徽
十六人爲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填朱右貝瓊朱世
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汝張簡杜
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爲總裁十四
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
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勲臣
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閣官冗總裁學士等官克副

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檢討稱史官焉

右正史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晉之房叅以圖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卽其事也王莽篡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蓋又鄭正爲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

太史令可孚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榮梁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焉僞漢嘉平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涼之劉慶南涼之郎韶李成之常璩略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苟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並著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蓋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

知史事劉知幾嘗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之賈偉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坰林禹之記吳越聊備一隅若夫史原之述遼亡劉祈之識金滅亦首丘之義存焉

右列國偏方史

夫形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

乎隋之王邵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嬌典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右女史

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時方賴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野史

評史舉正

刮杆取
完璧成才

雖曰正之

其曾之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邈矣。雖固旣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哉。庶有劉子知幾夙以卓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淹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鈞玄囊括始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摹。中朝江左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據撫纂若靡有遁形。斯已勤矣。爾其神識融洞。取舍

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摛藻有班馬之文。克其韞籍。
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拘見深文。小則
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遺此
無窮之恨。省以撫然爲之太息。略而原之。其罪有二。
其失有三。入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所共覩。
記而信傳。疑經之語。適好事之談。以竹書爲龜策。以
壁經爲土。甘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帝。重華有築墻
之謀。蒼梧之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履辛之不道。乃
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勘。黎如桓溫拜表之轍。遂使

舊聖

皇圖帝籙萃逋逃之藪璇宮瑤室邁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矣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紂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萬世者乎離經之罪二矣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體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撫

難經

事之故實而必存其色象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
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千古如覩也公索亡祭牲
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
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言畢載王生
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漢之妙也而子玄
剿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
輸之矩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執神禹之斧斤而溝洫
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夫
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辭或多擬議是以書

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皓之詠也。今焉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食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細侯竹馬之迎以鳥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笄評無恤鼂賢之語是必譯轎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摹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暗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

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圍棋飲酒之狀。是不聞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彰彰若是。諒哉史之難乎。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才。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於世云爾。

長編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之鑑與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溫公六任。皆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得以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夜以繼日。徧閱舊史。旁采小說。高牘盈浩。如淵海。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叅群書。評其異同。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陳氏曰。初光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羲叟長歷氣朔。而撮新舊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叅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也。

陳承祚志三國。帝魏寇蜀。涑水大儒因仍之。承祚非以魏黜漢。蓋以漢媚晉也。

三國
武統

漢公

門人
當侍
樊之
已有
著矣

考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卽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卽晉武三分有二。又十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齊晉故也。宋之繼晉。與齊梁陳相統。宜屬南。而南以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兩史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

朱子曰溫公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
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
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胡文定公
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
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不能領其要
而及其詳。故不自料。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櫟
括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
言。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
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綱目。歲周於上。而天道

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
衆目畢張而幾微者矣。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
識矣。

僕書

讀資治通鑑而後知文正公之有相業也。九君臣治
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喬徵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
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瀰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
其爲典刑之總會矣。其書歷十九年而成修書分屬
漢則劉攽三國訖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
所長皆天下之選也。自言書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

質

人未盡一紙。欠伸作矣。可笑哉。說者謂晦翁歷朝四十年。綱目屬之門人。未免脫漏。又剪截文法。不無勦徑。然夷考其厥初。蓋難言哉。其黜曹氏于盜。黜元氏于夷。黜武曌書帝房州。大義十餘炳若日星。中有迂回難合。瑣屑眇闕者。求其變而略之可也。後之證實質。誤洵紫陽功臣哉。迨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吾嘗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丘氏也。蓋自司馬之爲通鑑。

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上司馬也。宋元而下
泯泯焉。間有續者。而弗能詳也。

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獻吉欲
槩蔚宗而下。筆且削焉。元美欲挈子長而上。刪且潤
焉。安知世無其人。而遂以爲見忌于造物鬼神乎。

蒼頡作文字。開萬世文明鬼。胡爲而哭天。胡爲而兩
栗耶。

正統

楊用修曰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剛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

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
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
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
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
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
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
皆不與也。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
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
壘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

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
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跌也。然卽
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
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
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
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乘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
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旣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
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
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

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先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平金公主。而魯元平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

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
然而况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
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
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
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
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
黃帝氏作黃帝旣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
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
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

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偏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古元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乏。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營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

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國史問

明興

祖功宗德。直追三五。而史獨闕如。蓋以

國家之史。有專官。無專業。自會要。輟編。木天。諸儒。不領著作。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十館。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刪削。則副總裁。潤色。則內閣大臣。稱曰實錄。實錄于群下。事類不該。其體與史異。故曰史之有實錄也。似而非者也。天子事。非一家一人。所錄。自不能遺臣民。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

傳也。人臣而銘傳其君父，可以刺乎。錄及臣民，可盡褒乎。前朝史與實錄猶並行。本朝則不然。識者病之。由是野史紛出。或失則寡，或失則異，或失則偏。甚者傳疑修却，橫議聚訟。是非淆亂。史官陳于陛上言。列聖治化翔洽。如日月麗天。而無正史以垂一代典謨。何以彰懿軌。示將來。請詔儒臣開局纂修。書奏報可。業已次第發中秘。徵軼書。諸儒臣亦各摵羅辨証。屬事摛辭。騁騁端緒矣。會有中格。輒報罷。至今莫有舉也。嘗攷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戶部尚書夏原吉學士解縉禮部尚書李至剛總裁再命原吉及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學士胡廣楊榮總裁。

太宗

仁宗實錄。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監修。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總裁。太常卿楊溥爲副總裁。大學士陳山張瑛續總裁。宣宗實錄。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

楊溥總裁。少詹事王直。王英爲副總裁。

英宗實錄。會昌侯孫繼宗監修。少保李賢。尚書陳文彭時總裁。少卿劉定之。吳節爲副總裁。

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少傅劉吉。尚書徐溥。侍郎劉健總裁。尚書丘濬。少詹事汪誥。爲副總裁。

孝宗實錄。初命少師劉健。李東陽。少傅謝遷。總裁。吏部侍郎張元禎。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爲副。再命東陽少傳焦芳。王鏊。少保楊廷和。總裁。尚書梁儲。爲副。而監修仍公懋。

武宗實錄。則定國公徐光祚監修。少師楊廷和少傅
蔣冕毛紀少保費宏總裁。後廷和冕紀皆去。申命宏
及少師楊一清少保石瑄賈詠尚書毛澄侍郎羅欽
順爲副。後增侍郎吳一鵬。雖可據者十六七。然非有
大鼎革。不得發。視史官力不給。繕寫卽繕寫亦多訛。
嘉靖間。野史數家。似不盡見實錄。其家或曠僚於朝
章國典。曾不經目。經目者不必究心。

世宗臨御久。

穆宗嗣服。諸大禮咄嗟而辦。多與舊儀不合。况其他

乎。近代若雷禮大政紀。列卿表。王世貞弇山別集。琰琬錄。薛應旂憲章錄。皆博爲之地。雖未能如鄭曉之拓徵吾今言爲全書。然傳諸臣民蔚稱秘典。焦竑采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蹟彙而聚之。曰獻徵錄。其目廣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琰琬者什七。當陳于陛議修史時。竑分得經藉志。退而卒業。如班書故事。列傳執文。庶幾草創矣。昭代典則。典故紀聞。諸書雖非鄭薛雷王比。要亦可備簪筆之采擇。至于瑣綴錄。皇明通紀。九朝野記。永昭二陵編。詆漫

恣行。不減宋代。惟沈節甫所彙紀錄諸書。差足伐山耳。近日之爲國史者少。爲野者多。國史容有諱忌。野史直恣胸臆。其失縉紳少。韋布多。縉紳聞見猶廣。韋布寡陋自專。如建文事屢詔修復。而仍稱革除。隆慶事賜記未悉。後先倒置。一言不知。可毋脊哉。嗚呼。正史整而多隱。野史穢而易誣。家史訛而溢真。數者皆幾安所折衷哉。亦有局中人道局中事。或在交戰而談和。月之際。或當戰場而究風雲之變。或扈從而述羈絏之勞。或遠使而誇溟渤之勝。覩記不爽。歲時可

稽卽世在傳聞。瞭如指掌。持以叅互。庶可正訛。尚若御製諸書。謨訓功烈。媿嫩與謨。會典備六曹職掌。如文武之銓資。藩封之錄秩。吉凶之儀注。行遣之制勅。錢谷之會計。兵馬之額數。大禮。大獄。大役。大兵。

天子動容。宰相造膝。盡臣諍議。鬪士敵愾。可以紀。可以傳。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以之編年。則左氏用光。以之紀傳。則司馬爲烈。出金匱石室之闕密。佐以野史偏記。補苴殘漏。鼓吹休明。俾革除遺事。與奉天靖難並觀。則伏節與翊運之趣。操覩矣。否泰錄與復辟。

錄互攷則禦虜與奪門之功罪明矣。視草餘錄與雙
溪襍記相參，則寧藩之護衛誰復病榻遺言，與內閣
首輔傳類闇閱，則顧命之付托誰承？諸如此例，不嫌並
陳不必曲諱，不亦春秋之法昭然大明乎？石渠之上
必有擅才學識而秉公心直筆者，文質相傳，本末兼
該，爲一代良史。奚待負竿知禮，采樵知樂者乎？於治
體無所繫，雖正史寧芟有所裨，則異與旁搜，毋自恣。
毋詆謗，毋影寫，毋面謾，毋略美，毋沒善，庶幾乎？倚相
董狐，復見于今矣。若夫任耳而爲目，信舌而爲管，此

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焉能通于玄之彈射乎。嗟嗟。
文士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寔此至言也。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猶能使正史編年成功，幸毋
令宋人笑人也。